

走向对此在的彻底决绝

——保尔·策兰诗文《一次》之诠释

吴建广 刘英杰

摘 要：保尔·策兰的九行短诗《一次》是其诗集《呼吸转折》的最后一首，该诗虽小却占有一个组诗的位置。诗文显示了诗集中诗学转折的最终完成。我们始终坚持诗学文本的语词意义和表述涵义在其结构中自身彰显，而力图避免以客观方法和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来从外部将意义强加给诗学文本。本文秉承诗学诠释学的基本思想，以策兰诗学的整体涵义走向为框架，从文本构造出发，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对本诗进行诗学诠释学的解释。本文的命题是：《一次》表现的是诗人对尘世的决绝，是他出生入死的诗学表述，是对灭绝人性的世界的挽歌。

关键词：保尔·策兰；《一次》；《呼吸转折》；诗学诠释学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I51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4)03-0131-10

一、导 论

在保尔·策兰的诗集《呼吸转折》(Die Atemwende, 1965)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最后一个单元，即第六组诗中竟然只有一首九行短诗，题为《一次》(EINMAL)。一首诗独占一个组诗位置的现象，除此之外，还在策兰诗学中出

现过三次,由多个部分组成的诗《声音》(STIMMEN)和《带人狭窄》(ENGFÜHRUNG)(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 1959),还有诗集《罌粟与记忆》(*Mohn und Gedächtnis*, 1952)中的《死亡赋格》(TODESFUGE)。这三首诗不仅在诗学力度上,也在长度上均能承担一个组诗的分量,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一首只有九行的短诗。诗人在其诗集的结构设计上以这首短诗压轴,并赋予它单独承担一个组诗的分量,足见该诗在策兰诗学创作中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地位^①。这首诗可谓《呼吸转折》的终点,以此为这部诗集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加粗句号。

然而,这首看似言词简单的诗文却给理解与诠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即便在语义层面上的理解也会造成诸多歧义。诗文完全不具有蒂莫西·巴蒂(Timothy Bahti)所说的“在表述与风格上的与众不同的、显然别具一格的明晰性”。^②因此,对这首诗的理解出现了释义方向迥异的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有从宗教神学视角来探讨诗文意义,如威廉姆·赫克(Wilhelm Höck)的《说的是哪个上帝》^③一文;也有从社会批判的维度来释义诗文,如玛丽丝·杨茨(Marlies Vanz)的专著《论绝对诗学的干预——保尔·策兰的诗文与美学》^④;还有从语文学层面对诗文涵义的高度抽象,如巴蒂的论文《用字母拼写的悖论:保尔·策兰〈一次〉中的风格和陈述》^⑤。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阐明了诗文的某种意义,然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方法论视角,或多或少遮蔽了文本结构本身所传递的消息,就是“将诗学作品的所言之物转化成受他们的思想支配的散文和受他们的概念约束的真理”^⑥,这正是伽达默尔否定固定方法论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在对《一次》进行诠释时,将借鉴、比较与评说上述三者的论述,给出我们对这篇诗文的非终结性释义。

二、诗文的开放性与锁闭性之悖论

诗文《一次》书写于1965年9月14日^⑦,现录诗文如下:

^① Siehe Paul Celan, *Die Gedichte.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 Barbara Wiedemann (Hrsg. und kommentie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S. 723.

^② Timothy Bahti, „Das Paradox buchstabieren: Stil und Aussage in Paul Celans EINMAL“,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 von Ulrich Plass, in Ulrich Wergin/Martin Jörg Schäfer (Hrsg.), *Die Zeitlichkeit des Ethos: Poetologische Aspekte im Schreiben Paul Celans*,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2003, S. 19–29, hier S. 22.

^③ Wilhelm Höck, „Von welchem Gott ist die Rede?“, in Dietlind Meinecke (Hrsg.), *Über Paul Cela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S. 265–276.

^④ Marlies Janz, *Vom Engagement absoluter Poesie — Zur Lyrik und Ästhetik Paul Celans*,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84, S. 179–180.

^⑤ 同注^②。

^⑥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 9, Tübingen: Mohr, 1993, S. 289–290.

^⑦ 同注^①。

一次，
那时那地我听到他，
那时那地他在洗涤世界，
没被见到，彻夜，
真实。

一个与无限，
被毁灭，
曾说我。

光曾在。拯救。

EINMAL ,
da hörte ich ihn,
da wusch er die Welt,
ungesehn, nachtlang,
wirklich.

Eins und Unendlich,
vernichtet,
ichten.

Licht war. Rettung. ①

本诗由三个诗节组成，诗节行数呈递减状，分别为五行、三行、一行，共有九行。第一诗节使用的语词十分简单，诗篇一开始就是“一次”，这个词独占一行，这个“一次”同时也是诗的标题。接着，抒情之我就叙述了一个自身感受到的诗学故事。这个“一次”像是在叙述一个远古的故事。我们所知的民间故事多以“从前”开始，格林兄弟收集的民间童话中也常以“从前有一次”(Es war einmal)开始叙事。诗文中的过去时态也证实了这一叙事方式，似乎在讲述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一个类似于童话的故事，一个“被毁灭”的残忍故事。接着以首语重复法(Anapher)的“那时那地”(da)来讲“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德语副词“da”在德语中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我听到他，他在做一件事，即洗涤世界。“洗涤”的本义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将洗涤之物带入一个特定的状态，如洗涤干净；二是祛除洗涤之物上的斑渍、污垢。^② 总之这个行为与水有关。这个他究竟是谁呢？诠释者均将他视为神或上帝，这点也得益于公布于世的策兰手稿。在策兰手稿中有这样的修改过程：在草稿中，第二诗行的这个“他”全部大写并斜体(IHN)，在第二稿中，尽管这个“他”不在句首，却改成了第一个字母大写(Ihn)，终稿才改成小写^③。在西方的宗教文化语境中，如果无论第三人称单数是第几格，出现在句子的什么位置，都写成大写，那么就会使读者联想到那个独一无二、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洗涤世界有两种可以理解的可

① Paul Celan, *Gesammelt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eda Allemann/Stefan Reichert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Bd. 2, S. 107.

② *Duden —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6 Bänden*, Mannheim/Wien/Zürich: Duden Verlag, 1976, Bd. 6, S. 2844, Stichwort: waschen.

③ 参见 Paul Celan, *Atemwende (Werke. Tübinger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S. 186-187.